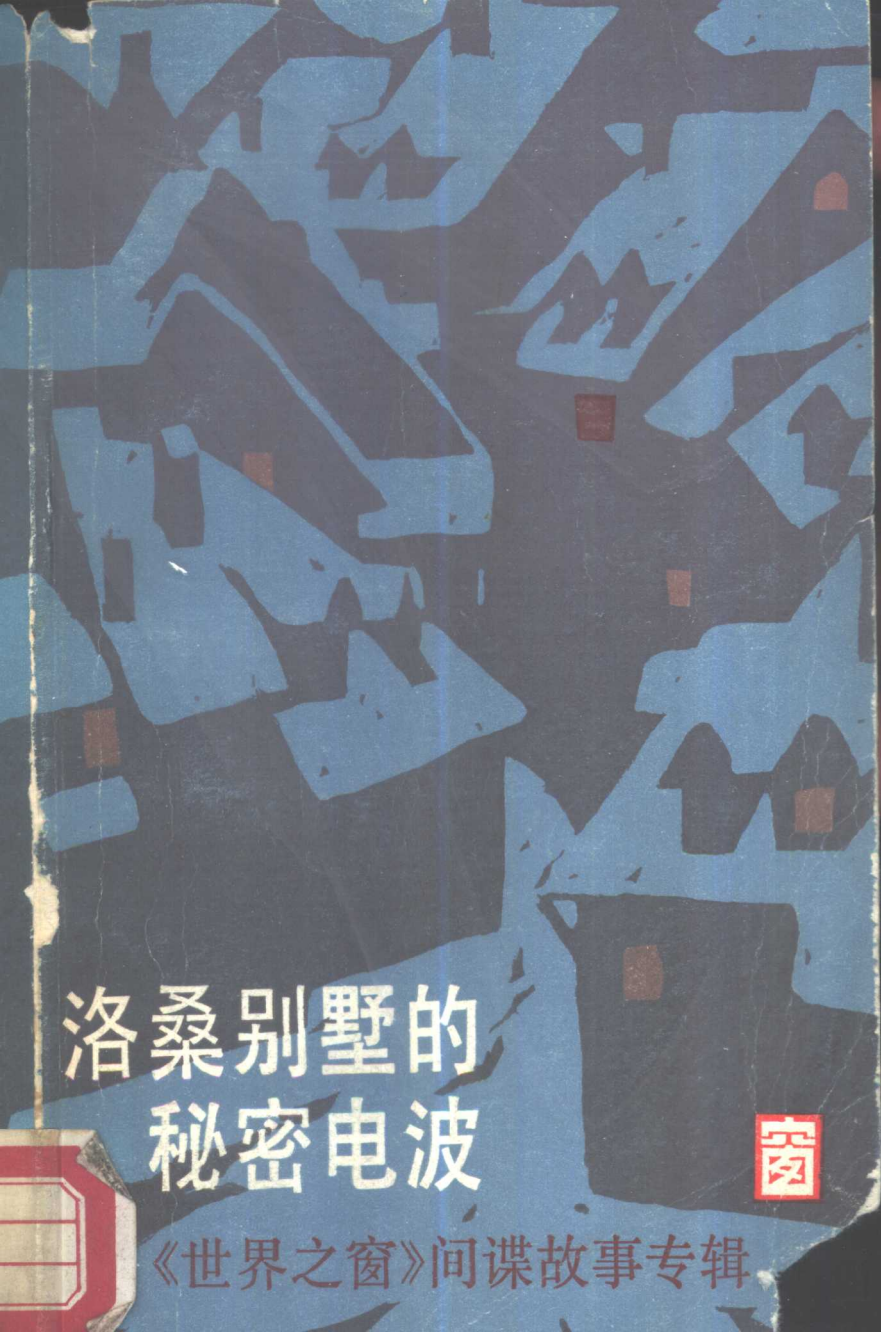




洛桑別墅的 秘密電波

窗

《世界之窗》間諜故事專輯

I14
47
1

洛桑别墅的 秘密电波

《世界之窗》间谍故事专辑

031955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24524



洛桑别墅的秘密电波

《世界之窗》编辑部编

柴小莉 选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90,000

· 1987 年 9 月第 1 版 198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46,000 册

书号: 7188·45 定价: 2.65 元

目 录

· 当今间谍案 ·

CIA 分子失踪之谜	高 文译	2
间谍之死	小 莉译	14
猎鹰	李国庆译	25
“我是特工 007 的原型”	南 萍译	38
《永别》号绝密文件	夏永安译	43
潜水员克拉布中校之谜	肖 文译	57
一个来自 Q 国的间谍	夏新根译	66
CIA 的第一个“鼯鼠”	鲁 嘉译	71
两个间谍的真实故事	郝光峰译	84
间谍战中的女性	莫邦伟译	93
父子间谍落网记	顾盛卿译	99
最危险的“鼯鼠”	蔡军涛译	121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战 ·

“月亮女神”的故事	钱志杰译	130
卡昂的油漆工	严维明译	143
我曾是一名女间谍	小 小译	151
阿纳姆的叛徒	严维明译	156
双重间谍	陈志民译	176

影子战士 陈卓殊译183

逃亡之路——“巴黎地下活动” 张 本译 ...188

· 间谍史话 ·

古代的间谍活动 早 春译224

俾斯麦的“我的侦探大王” 早 春译228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英国情报机构

军 涛译231

密码术古今谈 桂乾元译237

· 电脑间谍 ·

窃听战 莫邦伟译248

死信箱 邬杰伦译257

没有间谍的间谍世界 芦 汀译262

间谍情报与邮政检查 赵 达译270

超级小侦探“马兹拉” 彭 江译276

无形的战争 李明方译279

间谍与墨水 刘佐民译283

窃听世界的秘密 阿 良、结 林译289

· 间谍小说 ·

洛桑别墅的秘密电波 胡建设 汤本庆译 ...301

当 今 间 谍 案

CIA 分子失踪之谜

高 文译

1978年9月23日,一个月明之夜,约翰·阿瑟·佩斯利在宁静的牡蛎与螃蟹之乡、美国东海岸切萨皮克湾的海水中消失了。佩斯利现年五十五岁,一向沉默寡言,爱好独自驾舟扬帆;他是一位研究苏联核能力的专家,过去一直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人们最后一次见到佩斯利,是在那天早晨,见他驾驶着单桅小帆船“布利林号”横越过海湾的狭窄部分。下一天早晨,发现这艘帆船扯着满帆搁浅在海滩上,船上空无一人,船上的船对陆无线电还在吱吱作响。

一周以后,10月1日,发现一具全身浮肿、腐烂不堪的尸体漂浮在海湾里,脑后有一个九毫米直径的枪伤,腰上系着潜水皮带。第二天,马里兰州首席法医判定该尸体就是约翰·阿瑟·佩斯利。但是,在其后十七天中,指纹鉴定无法作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都无法找到一套佩斯利的指纹。最后,就把两手截下送交联邦调查局,

尸体由中央情报局批准的一家殡仪馆火化。

马里兰州的警察当局最初认为佩斯利是自杀，中央情报局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没有不同意见”。后来，马里兰州警察当局又宣称死因“未定”。它说，最初搜查帆船的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把物证“污染”了。中央情报局收到马里兰州警察当局这一说明以后，其发言人说该局并未参加过任何犯罪调查。

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在发布关于约翰·阿瑟·佩斯利的情况时很小心谨慎，从不公布其官员的全部历史材料；因为官员们从事的活动，可能提供有关他们参与的秘密活动的线索，从而有损该局的“情报来源与方法”。

所以，中央情报局的公开声明中把佩斯利描写成一名很不重要的情报官员和情报分析员。佩斯利在 1974 年正式退休以前，曾担任中央情报局战略研究室的副主任，该研究室是估计苏联核力量的。中央情报局称他只是一名高级分析员，并不参与秘密行动。在记者们一再追问之下，发言人承认佩斯利在失踪时还在担任该局的“顾问”，但坚持说他在退休后看不到高度机密的材料了。

但是，据华盛顿极有权威的情报人士说，佩斯利是一名很不寻常的重要人物，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就参与该局的一些最为敏感的活动，直到 9 月 23 日，他始终能看到高度机密的情报材料。佩斯利的活动包括：

△佩斯利在 1974 年正式退休的两年内，就被中央情报局请回去参与估计苏联核威胁问题——那是该局最机密的活动之一。在他失踪前，他还在自己的帆船上研究有

关这一内容的材料。船上带有精密的秘密发报用的通讯设备。

△在六十年代，佩斯利参与盘讯苏联叛逃到美国去的地位最高的克格勃分子尤里·伊凡诺维奇·诺森科。佩斯利和诺森科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位中央情报局官员经常到诺森科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隐蔽处去拜访。

△佩斯利的遗孀玛里安 1974 年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最敏感的一个处，为期一年，该处掌握国外秘密活动的经费。玛里安的顶头上司是凯瑟林·哈特，她是同诺森科有频繁来往的一名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夫人。

△佩斯利是一本关于美国 KH-11 空中间谍卫星(轨道卫星中最精密复杂的卫星)侦察苏联战略部署情况的绝密手册的撰稿人之一。这本手册在 1979 年被一名年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坎派尔斯在雅典出售给克格勃。

美国参议院情报问题特选委员会很关心佩斯利事件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已经开始了一场悄悄的、然而紧张的调查，以查明 9 月份的那个晚上在切萨皮克湾以及在随后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

这项调查的时机是再坏也没有了：中央情报局在近年来一直为国内保安方面的种种漏洞、事故所苦，诸如神秘的失踪，绝密文件被窃，以及所谓一头苏联“鼯鼠”(指在高级职位上埋藏极深的间谍)已经打进美国情报界的消息等等。此外，中央情报局收集重要国外情报并加以有效估价的能力，也在受到指责。美国政府许多部门制定政策的官员对于中央情报局对苏联导弹的估计感到不乐；

对于中央情报局对伊朗和尼加拉瓜的危机,尽管迹象明显,却缺乏预见也感到不满。

在中央情报局的难题中,佩斯利妻子的问题也不少。她对该局的忠诚似乎在减退。在佩斯利失踪以后,开始时她曾经同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密切合作,最近她聘请了华盛顿的一位著名律师芬斯特沃尔德来帮助查明她丈夫的事。佩斯利夫人拒绝同记者谈话,但她的朋友们称她对于自杀的说法和对海湾中发现的那具尸体的鉴定,都提出疑问。她没有见到佩斯利的尸体,连照片也看不到。事实上,佩斯利生前认识的人在尸体火化前都未看到尸体。

佩斯利的最后一场戏是在9月23日星期六傍晚开幕的。那是一个暖和的秋天日子。早上,他驾驶那艘单桅小帆船“布利林号”从帕塔克森特河口所罗门岛的一个停泊地航行到切萨皮克海湾东岸的胡伯岛,那是一段距离很短的、容易航行的东渡,船上有没有朋友尚不清楚。那个停泊地属于一位退休的空军军官诺曼·威尔逊上校,他曾担任过国防部情报署的一个绝密职务,是佩斯利相识约十年的朋友。

据威尔逊上校说,那天白天,有人(他不愿指名)告诉他说:佩斯利希望同他进行无线电通话。据威尔逊上校回忆,他在下午五点至六点之间同“布利林号”联系,佩斯利说他“将在天黑以后靠岸”,希望把码头灯开着。这是最后一个听到佩斯利消息的人。

第二天,9月24日,星期日,上午十点半,切萨皮克

湾圣伊尼戈斯的海岸警卫站得到一名州警的电话通知说：有两艘不同的游艇报告见到一艘扯着满帆的船搁浅在波托马克河流入海湾处。那名州警查实船上没有人，而且“沙滩上也没有痕迹”。不久以后，海岸警卫队把“布利林号”推入水中，拖到了圣伊尼戈斯。船上有一些食品罐头，三双鞋，一些文件，无线电还开着。

从帆船上的物品中判明它是属于佩斯利的，海岸警卫队就打电话到佩斯利夫人在弗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的家里找她。佩斯利夫妇从8月份以来已经分居，但是船上找到了他在华盛顿市内的地址。

9月25日，星期一，早上九时，玛里安·佩斯利带了她的女儿迪亚娜，威尔逊上校和他的妻子巴巴拉以及佩斯利退休时接替他中央情报局职务的菲利浦·瓦格纳，赶到了圣伊尼戈斯。佩斯利夫人看到了帆船以后，就给弗吉尼亚州兰利市的中央情报局保安处打了电话。到了中午，两名中央情报局保安官员米拉勃尔和罗科到达现场。下午一点半，他们向中央情报局总部作了第一个电话报告。中央情报局人员细细搜查了“布利林号”，在甲板上找到一颗九毫米口径的实弹。人们知道佩斯利有一支九毫米口径的枪，但没有在船上。船上没有血迹或搏斗的迹象。当时认为佩斯利是失踪了。

中央情报局官员从船上取走了一些文件（中央情报局后来坚持说那些文件不是保密的，只注明是“内部使用”），与佩斯利夫人一起驱车到马萨诸塞大道1500号佩斯利的单身公寓里，在那里又捡到另一些文件。他们在那

里也找到一些实弹。周末，威尔逊上校驾驶了“布利林号”回到所罗门岛，他在船上又找到一颗实弹。

10月1日，星期日，下午三时四十八分，海岸警卫站接到无线电报告称，在离开所罗门岛停泊地不过几英里之遥的帕塔克森特河口东边的水面上，漂着一具尸首。一艘海岸警卫队的船在五点一刻捞起了那具腐烂得怕人的尸体。法医威姆斯博士用了三十分钟作初步检查，然后把尸首送到巴尔的摩的州法医检查处。第二天进行了尸体解剖；死亡证明书上写上了约翰·阿瑟·佩斯利的名字。

问题是尸体已经腐烂得难以辨认，一只手上的表皮已经脱落。所有的毛发，包括佩斯利参差不齐的胡子都没有了。指纹检查还有可能，因为另一只手比较起来还未受损伤。但是难以置信的是，档案里都没有佩斯利的指纹。一名中央情报局发言人解释说，虽然所有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都有指纹记录并送交联邦调查局保存，但佩斯利的指纹却由于联邦调查局的疏忽而弄坏了。

马里兰警察当局承认并未设法从船上揭取指印；据了解，也没有从佩斯利的公寓或者他在首都华盛顿的办公室去揭取指印。

在尸体解剖的五天以后，据报道，一位曾经替佩斯利看过病的牙科医生根据他的专业认出了尸体嘴里取下的一副上颚假牙。那位牙科医生拒绝谈论他的这一发现。

佩斯利夫人的律师特伦斯·奥格雷迪一直到10月20日，即在证明书签署十八天以后才拿到死亡证明书。

据辨认是佩斯利的那具尸体，在解剖后几天就火化

了，但在火化前截下了两手（尚不清楚是谁下的命令）送去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发言人拒绝讨论采取这一不寻常行动的理由，如果尸体已经确认，看来就并无必要这样做。联邦调查局没有透露对截下的两手如何处理。

佩斯利的死亡详情也令人不解。致他死命的子弹是从他的左耳后侧打进头部的，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自杀方式，如果那是自杀的话。佩斯利的尸体还系着重达三十八磅的潜水皮带，这是为了掩盖自杀的事实吗？

那么，约翰·阿瑟·佩斯利到底是何许人呢？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只愿意说，佩斯利从1953年开始到他在1974年8月间正式退休为止曾在该局工作，说他曾担任战略研究室副主任的职位。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部门，即所谓的“白色部门”，以有别于“黑色部门”——行动部的秘密行动处。发言人一口咬定佩斯利同秘密行动部门没有任何联系。从情报界的许多消息来看，似乎佩斯利的秘密活动在他参加中央情报局以前就已开始了。

1948年，当佩斯利二十五岁时，他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使团的一名无线电发报员到巴勒斯坦去。使团团长、瑞典的伯纳多特伯爵不久以后遭到恐怖分子暗杀。佩斯利在芝加哥大学电气工程系得了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一艘商船的无线电发报员。

佩斯利开始受到安格尔顿的注意，是在巴勒斯坦。安格尔顿后来成了中央情报局反谍报部门的头头，当时正在中东旅行，为那个初创的部门网罗人员；佩斯利是在安格尔顿最早吸收的一批人之列，虽然不清楚他在正式受

雇于中央情报局以前直到 1953 年之间干了些什么。其后他被分配作苏联战略的分析工作，他同安格尔顿一直保持着联系。

当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加快以后，佩斯利成了中央情报局的苏联战略研究和战略部署情况的主要专家。他学习俄语，以研读苏联的技术杂志和美国源源不绝地截获的苏联情报。佩斯利暗中参与了中央情报局最令人忌羡的秘密之一，即：取得有关苏联核力量发展情报的来源与方法。保护情报来源和情报收集办法以防潜在敌人破坏，是一项主要的情报工作职能。据情报界人士称，人们知道佩斯利在这个领域里是同安格尔顿紧密合作的。

当中央情报局开始对 1964 年初叛逃美国的克格勃二部（负责在苏联国内进行反谍报活动）的成员诺森科进行旷日持久的盘讯时，佩斯利被请来参加了。诺森科是当时叛逃的克格勃官员中最重要的。

显然，诺森科对美国情报最重大的价值，是提供有关苏联国内外反谍报人员活动的情况。这可能包括佩斯利所擅长的战略部门的反谍报资料，因此佩斯利就卷进了这十年内中央情报局秘密情报活动争论最多的问题。

争论的问题围绕在：诺森科声称谋杀肯尼迪总统的奥斯瓦德同克格勃并无关系。这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在纽约隐藏很深的、代号“费多拉”的苏联双料间谍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就是根据“费多拉”的情报向华伦委员会保证奥斯瓦德是单干的。

但是，中央情报局不久作出结论称，诺森科可能是苏

联“安插”进来的人员。1964年年中，诺森科被监禁在弗吉尼亚州华伦顿附近的中央情报局的一所“安全室”里。根据退休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约翰·哈特9月间在众议院暗杀问题特选委员会作证时说，诺森科在那里受到三年的残酷盘讯。诺森科的案子是由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谍报部苏俄处处理的，据说佩斯利是盘讯人之一，但是他所做的只限于他的战略专业。

事实上，佩斯利和诺森科成了朋友。当中央情报局在1968年决定一举解除对诺森科的保安审查以后，替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安了家，给了他新的身份。佩斯利在海湾东海岸来回航行时常去访问诺森科。佩斯利在退休以后购买了一艘三十一英尺的单桅帆船“布利林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威尔明顿市注了册。他时常把船停泊在离诺森科家不远的梅森博罗船坞。据船坞的一名职员说，佩斯利最后一次去那里是在1978年春季。中央情报局拒绝评论佩斯利和诺森科之间的友谊以及他早先在盘讯那名俄国人时的作用。但是，出于一种特殊的巧合，在佩斯利被杀的上一天，诺森科又出现在新闻中了。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里查德·赫尔姆斯在众议院暗杀问题委员会作证时说，他并不认为诺森科是真正的叛逃分子，并说：“熟悉事实的人们都感到诺森科关于奥斯瓦德的话是不可信的。……所以，这就使他提出的所有其他意见成了问题。”

还有一个巧合是，佩斯利是关于拍摄苏联战略核部署情况的美国KH-11间谍卫星行动的绝密手册撰稿人

之一。而这一手册有一本被卖给了克格勃，这被视为美国情报工作的一项重大挫折。中央情报局强烈否认该手册被窃同佩斯利之死有任何关系。

中央情报局没有解释佩斯利为什么在 1974 年退休（他的妻子同时退休），除了暗示说：他之所以退休，可能因为合乎政府的一项年金规定。它也没有解释佩斯利为什么在两年后又作为顾问回到中央情报局来参加该局最敏感的战略情报工作。

这是一项引起争论的试验，它进行竞争性的分析来判定对苏联洲际冲突力量的全国情报估计的质量，判定这项工作是否还能改进（这种估计可能是中央情报局每年进行的最重要的研究项目）。这项试验从 1976 年 8 月一直进行到 12 月。它的“A 组”由中央情报局专家们组成，“B 组”由局外的学术界人士和前高级情报和国防官员们组成。两组分头对苏联战略核能力的同样材料进行分析估计。当时这一活动是全部保密的。佩斯利被指任为“B 组”的协调员。

佩斯利已经在担任军事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那是一个局外专家们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苏联军费情报意见的机构，但是由于他在“B 组”的任命，他处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据该组的一名成员最近回忆，佩斯利是把绝密文件提供给该组的人。有时候，由于文件的特殊敏感性，他把“B 组”的专家们带到兰利（中央情报局保安处）去阅读。

然而，中央情报局发言人否认：在佩斯利失踪以后，

在他的帆船上，以及他在华盛顿市内的办公室和他的公寓里所找到的文件里有“B组”的保密材料。这同来自可靠的情报界人士的消息是有矛盾的。据他们说，佩斯利正在写一项有关“B组”活动的报告。该报告据说是有关1977年1月“B组”得出的结论被泄露给报界的问题，当时那是一桩华盛顿丑闻，因为泄露的文本表明那个局外机构对苏联战略潜力的估计，要比中央情报局的估计严重得多。关于佩斯利在1978年9月到底拿这些材料去干了些什么，也没有解释。

但是，还有另一个神秘问题。情报界人士说佩斯利的帆船上装有一台“无线电高速收发两用机”，那种机器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根据预定的频率发报或收报几万字或几万个信号。事实上，这种无线电机是为绝密通讯使用的防窃听设备，一般是由中央情报局和负责美国政府保密情报通讯的国家安全署所使用的。这种机器可以收报并通过录制文本和监听卫星的收录材料来进行破译。

中央情报局发言人承认“布利林号”帆船上带有“精密的”无线电设备，但否认该设备是中央情报局发给的。然而，“无线电高速收发两用机”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那么，9月23日晚上，佩斯利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虽然自杀的可能并不能全部排除，但自杀动机的线索不明。佩斯利身体很好，他的律师坚决否认他有什么经济困难。他每年的收入远在五万美元以上。他和他的妻子正在力求修好，同他的两名成年孩子关系密切。